

舞會寓情

東冠衛星賽即將臨來最後高潮的高階賽，可在那之前，由信使鳥捎來的一份訊息，告知現正身處蒼凜嶼的訓練家與表演者們，大會將在賽前會舉辦一場讓人能夠放鬆身心、陶冶性情的舞會。

『舞會啊...』

既然是舞會，自然要有舞伴來著，謝過並一別辛苦送信的信使鳥，亮的腦袋瓜裡一直都在思考這個問題，寶們自然是跟寶們湊一塊，可自己呢？也是有目標對象的，總不該淪落到只能跟小夥伴一起跳舞的局面吧？

但又考慮到自己想邀請的對象平日事務繁忙，像這種臨時知曉的活動大概也很難抽開身、湊出一個行程前來，更何況在兩年前他自己這麼說過了...

『「等我回家，淳。」』

這時厚著一張臉皮去邀請對方，不就算是破壞了“下次實際再會是旅行完美結束的時候。”的這個約定嗎？淳應該會唸死自己的吧，但似乎也不錯，畢竟亮也真的就是這個厚臉皮，願意擔下來自戀人的各種情緒跟反應還能不知害臊，就除了一種結果——對方沒有任何反應。

「到底該不該邀請啊...」手裡拿著通訊器，目光猶疑。

亮擔心的不是淳會婉拒舞會邀約，而是對事兒沒有特別的反應，因為在那先前...也就現在旅行的這兩年間，縱使兩人平日還會視訊往來，可是在重要關頭之時對方卻都未表示意見，特別是淳那雙六之日的兩次生誕慶賀，他分明使用快遞送上了花束與戒指表達愛意、暗示約束，可淳隻字半句就是沒有說出收到禮物後的感想。所以回頭說來，真的邀約了...對方會釋出興致嗎？

揣測不安，隔著禦寒手套顫抖的手指，緩慢暗下撥號鍵。

xxx

—奧藍地區 索格納市—

「……葛洛，幫我安排一天行程，我要去一趟東沢群島。」掛斷通話，肉粉色長髮的男子對著身旁的矮小秘書說到。

「是亮先生吧？這不用特別說，在社長方才通話的當下就已經著手處理了。」打從前秘書成為訓練家之後的這幾年過去，接替職位的現任秘書葛洛也是越發機靈，麻利的把事情都處理妥當，能力也都快不輸給前秘書「再且，不單一天，社長休息個三、四天再回來也行，我連絡上了芭拉小姐，她也允諾暫時回來代接處理職務。」

「……不需要麻煩她的。」淳微帶慍色，畢竟自己也答應妹妹芭拉會支持她的訓練家活動，且不做太多干涉或是影響，如真讓她回來，那自己面子往哪擺。

「她是自願的，況且近期…社長都刻意埋頭於工作，也是該找時間休息。」這情況是自從兩個月前開始的，在生日之後。

「…是這樣嗎？」淳仍舊是微怒的神色，但能看出幾分詫異，就連葛洛都能觀察得到，望著秘書給自己點了點頭，才是一口吐息「…好，那就這樣吧…。」

擰了擰眉，淳靠在公事椅背上休息片刻，把手邊的要緊事盡早處理完後，便是邁步回到樓上住家區域的房間，開始揀選行李。

xxx

眉開眼笑。

來到舞會當日，亮身穿一席黑西裝站在歌劇院廳堂角落等候來人，一副喜孜孜的神色，甚至還透露了點猥瑣氣息，其欠揍程度就連身旁的長耳兔夥伴稻姬都想直接送上一份強力肘擊在他肚子上，不過被帶娃的忍蛙綱元給阻止了。

隨後樂聲奏起，主持人與特別來賓為開場帶來一短曲舞步，待步伐停止，奉上活動說明，之後便是自由時間。看向場上的互動群舞，亮推了把夥伴們，示意他們好好玩樂莫顧慮自己正在等候的行為，才回頭注意了一下時間。

「有點慢啊...」隨時間消磨不免浮現急躁之情，是班次延誤還是何等意外出現，都讓亮感到些許擔憂，正思考要不到外頭巡人而準備跨足前，後來一人箭步上前挽扯住他的衣袖。

「？！」「.....是我。」

若沒看清可能還會瞬間思考是哪個美麗女子上前搭訕自己，而讓亮止步的人正在他所等待的對象，兩年未能實際碰面的戀人——月宮 淳。

分明是男人，可他人卻身著一席艷紅的女性禮服，凸現自己的窄腰翹臀，還挽起肉粉色的長髮不再作平常那般看似叛逆的編辮髮型，好似秀氣又帶撩人之氣，差點讓亮沒個驚嚇到噴鼻血。

「小、小小小小淳...？！」意外的反差讓人撐目結舌，雖然邀請函上都說舞伴不限制性別，亮原本也心想淳應當就是穿著一般的宴會西裝前來，可沒料到...！

「怎樣？」淳雙手懷挺胸板，用著未被髮瀏遮蔽的夕色眼珠，帶著一絲困惑盯著亮並應聲發問。

「我以為你會穿得跟平常差不多...」

「...沒事，我早習慣了。」意識到只是服裝的問題，淳解釋到「...當模特兒的時候也不會少穿，再且舞會就算不限定舞伴性別，可舞步還是有分男女的吧？」隨後露出一股因為你根本當不了女人，那就自己勉為其難負責的苛責神色，即使臉上的肌肉沒多少動作起伏。

「哈哈...這到也是。」稍搔了下面頰，之後伸手去牽上他人細手，亮淡聲道語：「你穿這樣很好看。」

淳也是低下頭垂目不語。

見對方突然不作反應，亮反而覺得尷尬，因為往常只要隨意逗逗他人，不論情緒淳自少都會給個回應，即使說自己無聊也好。當下不知所措並下意識的給人揉了揉手，可此時指腹卻感覺摸上了什麼硬塊，才將視線更加下移去瞧看對方的手。

一枚環型硬物套在淳的右手食指上，是兩個月前亮送給他的戒指。

「這是...小淳你居然戴著它？」亮的一聲驚呼還是沒能讓對方開口，反是微微側首作似思考模樣，在他做好口頭回答的準備前，從白皙轉微紅潤的耳廓已經先行表達出意見。見狀，亮邊是心裡想著『要命！我這小可愛人在害羞啊！』，邊同時說出自己對於眼前的他在收到禮物時，卻沒能給予即時回應的難過「...還想說你都沒有反應，是因為我送這個禮物還不是時候嗎？」

「.....還不都是你都沒明示這枚戒指的意思...」大概是緊張帶來幾分舌燥之感，淳的回答略帶啞音「...我很笨，連該戴在哪一指都不知道...也不知道究竟是不是那個意思.....。」

所以他是先查了一點資料，卻還是胡亂的隨自己意思套上指頭，而戒指配戴在右手食指的意義為——「熱戀」。

亮抿嘴微笑，只因戀人的反應可愛。

然而其他也不用多說，必然是知道淳大概是拉不下臉回頭問送戒指的原由，可能是怕給自己打擊才刻意不作答覆，但也得到對方的一份體貼，現正亮滿心充斥著對他人的憐惜。

「嘛、確實意思是差了點，原本沒打算讓你戴在這隻手上的。」亮抽下指環，此舉換得淳這方的驚嚇，差點就要爆聲粗口問其作甚的當下，東西又被套回了指頭上，不一樣的是...被套戒的手是左手，而且是無名指「這才是正確的意思。」

隨後亮又道：「本來想說回到奧藍才要親自開口，可是現在人在、物在，氣氛也好，不如就讓我說了吧。」

一絲波光在淳那雙海藍與夕色的睛瞳中浪出激盪，眼睫顫動，就因這一句甜蜜的告白入耳——

「親愛的小淳，請嫁給我，跟我共度下半輩子。」

縱然直白的看似笨拙，可也不會對述說者的這份心意答「不。」，相對嬌小的身形瞬步向前撲入亮懷中，悶聲做出應許。亮原先牽人的手也是移轉纏上淳的腰際，好似怕人反悔欲逃那般，緊緊箍擁這個喜愛已久的戀人。

xxx

舞會邁入尾聲，然而兩人幾乎都沒參入舞蹈群陣裡跟著跳上一曲，幾乎枉費了身上華麗禮服帶來的光彩。

眼望最後的喧鬧半晌，淳開口問：「...都沒動作這樣好嗎？」

「你說跳舞嗎？」

「嗯。」

「把你交給別人我可做不到喔。」畢竟是要交換舞伴的活動，況且身前的這人才剛允諾終生，說什麼亮也不會隨便把未來的伴侶託付給其他人，充滿獨佔欲的抱人動作更是往內緊縮了些。

「那話怎麼說...好像是『既來之，則安之』？所以要說沒有參與到也是有點可惜的感覺。」

「你就那麼想跳？」刻意無視前頭有些怪異的形容措詞，亮挑眉反問。

「到也不是。」

回首，淳湊近身後之人的左耳邊，低聲呢喃了幾句，只見亮的面頰越漸發紅，嘴角一同揚起的角度帶出了點邪惡氣息「...不論日夜，我也只想要你抱著我，帶著我起舞。」

瞧看依舊只靠紅著耳朵表示羞澀的淳，領會言外之意「喔～？什麼時候我的小淳也學會撩人啦？」亮出言激逗。

可他也只是悶哼一聲，反手撫上自己的右臉「...晚點來找我。」

淳望亮在舞會結束後先將夥伴們安頓妥善，再重新會面於自己的下榻處。

「好。」

一聲答覆，付上一個暫時分離的吻別，可這一吻，也不再是那短短十秒的紀念，而是多達六倍的眷戀。

...To be continued.

總字數:3200 | 中文字數:2697(不含標點符號)